

抗战时期上海“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研究(1937—1940年)*

蒋 杰

1937年11月淞沪抗战接近尾声,国军因无力抵挡日军三面夹击而逐步西撤。法国驻沪防军见沪西地区即将落入日军之手,遂以“保护教产”之名进驻徐家汇,在海格路以西、沪杭甬铁路以东、大西路以南和蒲汇塘、斜土路以北地区,建立所谓“虹桥——徐家汇军事区”(La Zone Militaire Hundjao-Zikawei)。这一特别区域在上海存在了近两年零七个月,直至法国在法德战争中战败,才宣告解体。该区域如何形成和解体,法国军事当局如何治理、开发这一地区以及中法、日法间围绕该军事区所展开的折冲、博弈,将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几个核心议题。为了澄清以上问题,文章的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徐家汇地区的历史。通过这一简短的回溯,我们将会看到自晚清起,徐家汇已经成为上海城市空间中一个与法国具有某种特殊关联的区域。“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的建立过程将是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主要内容。我们试图证明军事区的建立,既是法国驻沪防军防御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法租界整体防御的一种需要。文章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将分别讨论军事区的管理、开发以及法国当局在军事区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将详细展现法军退出军事区的整个过程。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尽管“虹桥——徐家汇军事区”问题是日法两国在远东地区的一个矛盾,但事实上它却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正是由于法国在法德战争中被击败,才最终导致了法军不得不向日军做出

* 本文系受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ANR)和法国罗阿大区CMIRA项目支持的,由里昂高师东亚学院(IAO)安克强教授(Christian Henriot)所主持的“War Made Shanghai”(“战争塑造上海”)研究计划的成果之一。

让步，退出“虹桥——徐家汇军事区”。

一、历史上的徐家汇^①

现在地处上海市区西南部的核心地带的徐家汇，在历史上是指上海县城以西，法华镇地区的一个集市。它地处该镇二十八保六图境内，与县城的距离约为十二华里，距法华镇的镇治所在约两华里左右。徐家汇，原名“徐家厍”，因蒲汇塘、肇嘉浜和李涇泾在此交汇，同时徐光启的子孙又世代聚居于此而得名^②。从空间功能上看，该地在清末民初时仍属农业区，境内主要出产大米、小麦、瓜果、蔬菜和棉花等作物^③。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航运条件，该地区的商业也有所发展^④。伴随城市化的深入和租界的不断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在地理上接近法租界，所以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开始到徐家汇修建宅邸，以“避繁华之嚣尘”^⑤。据民国八年的统计，二十八保六图境内共有住户675户，其中男性居民

① 关于徐家汇地区的历史可参看：王钟、胡人凤：《法华乡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卷1，上海书店1992年版；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编》，上海书店1984年版；林駢：《徐汇纪略》，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版；祝鹏：《上海市沿革地理》，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上海市徐汇区志编纂委员会：《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周小燕：《上海徐家汇教堂区研究（1608—1949）》，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外文资料可参看 Albert-Auguste Fauvel,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 (Chine)* (Paris: L. de Soye et fils, 1899); 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1909); J.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Zi-ka-wei, près Chang-hai: Impr. de l'Orphelinat de Tōu-sè-wè, 1914); Charles B. Maybon and Jean Fredet,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 (Paris: Librairie Plon, 1929)。

② 林駢：《徐汇纪略》，“引言”。

③ 《法华乡志》卷3，“物产”。

④ “徐家汇在法华东南二里许，向为荒地，道光二十七年法人建一天主堂，堂西即徐光启故居，其子孙聚族于此。初名徐家厍，咸丰间徐景星在东生桥东堍建茅屋三间，开米铺，余则一片荒郊。粤匪时，西乡避难于此者视为安乐土。于是，天主堂购地数亩及徐姓、张姓建平房数十间，外则开设店肆，安居难民，遂成小市。同治二年天主堂将肇家浜改道移东，又辟马路，商贾辐辏，水陆交通。光绪十年天主堂将市房翻建楼房。十九年火焚，冬又建。三十四年马路东有巨商张士希建孝友里楼房百余幢，迤东程谨轩、顾象新各建店楼数十间，市而大兴。既而电车、邮政、电灯、电话、自来水次第装接。马路东为法租界，马路西为天主堂界，再西老屋为乡民界，日新月异。”见《法华乡志》卷1，“沿革”。

⑤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p.241.

3 079 人,女性 1 428 人^①。尽管如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无论徐家汇,还是法华镇都很少见诸经传,这一情形直到晚明徐光启将天主教引入上海才得以改观。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息,明嘉靖四十一年生于上海。万历三十一年,皈依天主教,并取洗名“保禄”。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入朝参政。三十五年,回籍守制,并正式将天主教引入上海^②。崇祯六年,徐光启在北京逝世,崇祯帝下令为他在徐家汇修建墓地^③。徐光启逝世后,徐家汇成为徐氏子孙聚族而居之地,同时也成为天主教会在江南地区的一个中心。但进入清代后,随着中央政府宗教政策的屡次变化,多次发生宗教迫害事件,天主教在上海的势力大损^④。这一局面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方告改观。

《黄埔条约》的签署,使天主教势力重归上海。天主教会遂将徐家汇作为江南传教活动的中心。这一决定的作出,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1.为纪念徐光启对于天主教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徐家汇地区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群众基础对于传教活动较为理想^⑤。该条约的第二个结果是使法国开始介入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教问题^⑥。

从 19 世纪 40 年代末起,天主教会启动了在徐家汇建立一个宗教区域的计划。道光二十七年,在传教士南葛禄的主持下,徐家汇教堂(旧堂)率先破土动工。咸丰元年,教堂落成。此时的徐家汇教堂是一座罗马式建筑,对于这座教堂的外观,《徐汇纪略》描述为“虽不宏伟,而极壮丽”。后因教友日益增加,旧堂无法容纳,遂于光绪三十二年,在旧堂右侧再建一座新堂。工程于宣统二年完工。因奉“圣依纳爵”为主保,所以新堂又被称为“圣依纳爵堂”(St. Ignatius Catholic)。旧堂遂改做徐汇中学小堂^⑦。

① 《法华乡志》卷 1,“户口”。

② 胡道静:《徐家汇的发展》,《上海研究资料续编》,第 720 页。

③ 关于徐光启的生平可参看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3、57、59、69、70—71、89、203、207、214 页;此外,还可见《法华乡志》卷 5,“名臣”。

④ 《徐家汇的发展》,《上海研究资料续编》,第 721 页。

⑤ J.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pp.112—113.

⑥ 保教权(Patronat),是由罗马教廷授予世俗政权承担的,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是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一种优惠特权。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天主教保教权归葡萄牙所有,此后,随着法国的崛起,中国地区天主教的保教权逐步落入法国之手。关于天主教上海保教权的变迁,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5 页、第 280 页及第 634 页。

⑦ 《徐汇纪略》,“(一)天主堂”。

此后，教会又在徐家汇地区相继新建了耶稣会修道院、大小修道院、徐汇小学、徐汇师范、类思小学、藏书楼、天文台、圣教杂志社、圣心报馆、土山湾育婴堂、圣衣院、圣母院、善牧院^①。由于徐家汇地区聚集了大量教会产业，而法国又取得了在上海的保教权，所以尽管徐家汇不在法租界内，但仍被法国视为一个特殊利益区。19世纪末期，居住在徐家汇地区的法国人比租界内还多^②。由此，在徐家汇地区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受法国影响的居民聚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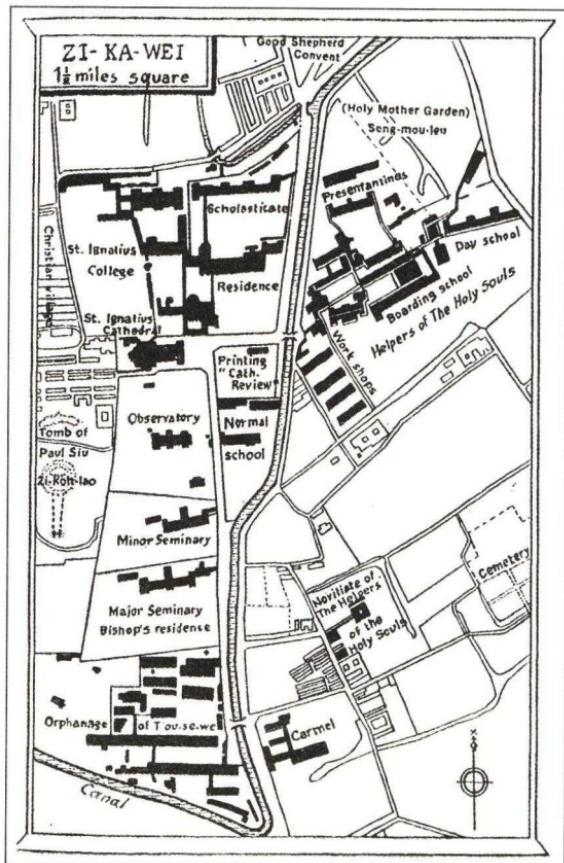


图1 徐家汇地区的教会产业

资料来源：《徐汇纪略》。

① 《徐汇纪略》，“引言”。

② Albert-Auguste Fauvel,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 (Chine)*, pp.10—11.

二、“虹桥——徐家汇军事特别区”的形成

1937年9月，淞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①。随着日军增援部队不断登陆，战事越发朝着不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发展。9月下旬以来，各种谣言开始充斥坊间，其中之一便是上海市长俞鸿钧建议，华界南市地区暂时划归法国当局管辖^②。11月初，日军由金山登陆，国军面临日军三面夹击之势，溃败已不可避免。一直静观战事发展的法国当局，决定根据此前拟定的防御计划^③，派兵进驻徐家汇地区，武装保卫法国在这一区域内的产业^④。

11月8日国军西撤，地处沪西徐家汇地区的交通大学内设立了收容难民的安全区^⑤。法国当局以保护交通大学安全区及法国在徐家汇地区产业为由，派兵进驻徐家汇及周边地区^⑥，建立了一个大致北起陆家路，南至蒲汇塘转弯处土山湾村、斜土路，西以沪杭铁路为界，东以海格路、漕溪路为界的军事占领区。该区的位置大概与法华镇二十八保五、六图重合，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⑦。法租界当局也很快向区内派驻警察，开始维持区内日常秩序。法国当局的行动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在此之前，公共租界当局也派遣英国和意大利军队进入沪西越界筑路地区，沿苏州河和沪杭铁路布防，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缓冲地带^⑧。

事实上，早在10月28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便已致函上海市长俞鸿钧，声

① 关于淞沪抗战见 Yang Tianshi, “Chang Kai-C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and Nanjing,”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d.)。

② 这一消息首先由日本同盟社(Domei)于1937年9月22日披露。9月23日，《法文上海日报》(Journal de Shanghai)刊文辟谣。见 MEAN: 635PO/A/89。

③ “Plan de Défense de La Concession de Shanghai; lème Partie—Édition Décembre 1935,” n.d., S.H.D.: 11H59.

④ “Shanghai—Séance de Garnison-Mainien de L’ordre Publique—1934—1937”(Shanghai, Le 11 novembre), 1934—1937, S.H.D.: 11H65.

⑤ 关于上海交通大学内建立难民的情况，见《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致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Shanghai, October 30, 1937), MAEN: 635PO/A/90; 另见思三：《追怀上海》，夏衍：《今日之上海》，现实出版社1938年版，第99页。

⑥ 《交大难民收容所法当局派兵保护》，《申报》1937年11月3日。

⑦ “Consignes relatives à la garde et à la police de la zone extre-concession de Zikawei et Hungjiao(le 29 avril 1938)”, MAEN: 635PO/A/84.

⑧ 《英意军分任西区防线》，《申报》1937年10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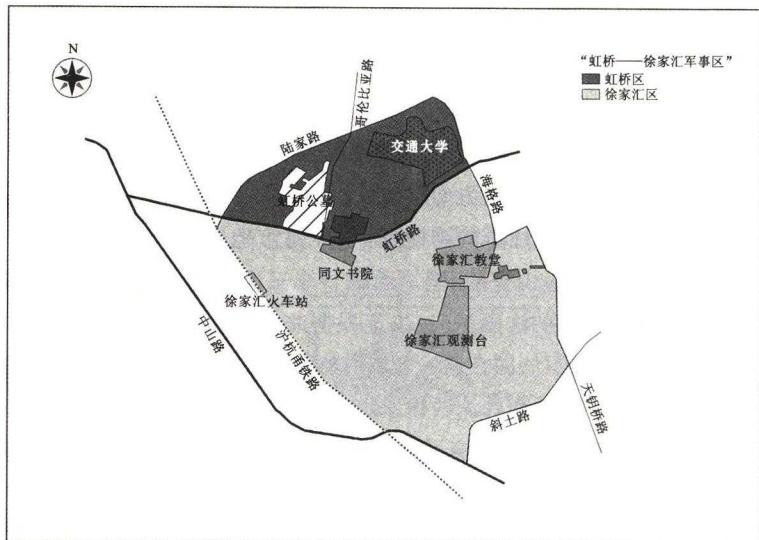


图2 “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的范围

资料来源：地图“Shanghai-Zikawei(1938)”，S.H.D.: 11H65。

称10月30日，法军将进入徐家汇地区，拟在土山湾建立一个哨所。总领事希望俞市长将这一计划通报中国军事当局，以避免一切法军行动可能引发的误会^①。一天后，总领事收到回电，对于法军进驻徐家汇的事实，俞鸿钧既未表示认可，也未提出抗议，只是模棱两可地表示“我已经把您的电文内容转告中国军事当局。”^②由此可见，对于法军对徐家汇地区的占领，中国当局持默认态度。

另一方面，对于法国军事当局“抢夺胜利果实”的做法，日军也无能为力。面对法国当局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日军没有任何准备。但他们并不愿在与中国作战的同时，再与其他列强发生冲突^③。因此，通过法军佩勒蒂埃(Perretier)中校与冈(Oka)中校达成的口头协议，承认由法军占领徐家汇的事实。作为回

①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致俞鸿钧市长的信件”(Shanghai, October 28, 1937), MAEN: 635PO/A/90。

② “俞鸿钧市长的给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回电”(Shanghai, October 29, 1937), MAEN: 635PO/A/90。

③ 见 Frederic E Wakeman,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p.2。

报,法军则允许日军在地处占领区内的交通大学设立一个宪兵队分驻所^①。

军事区建立之初,法国当局对如何治理这一地区进行过认真考虑。接受了长期生活于此的特图(Teteux)神父的建议,当局准备物色一位地方士绅出面组织一个“自治委员会”,以协助征税和处理日常事务。在神父的推荐下,一名叫做“邹曾江”(Tseu zeng zhang)的地方精英进入了当局的视野^②。法国军事当局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计划。邹表示愿意提供服务,但不愿意出面组织“自治委员会”,因为这会将他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此时中国政府还继续存在^③。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承担这项的工作,所以该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军管的状态。

1938年4月29日,法国当局正式确定了军事区的范围,以及军队、警察在区内的权力与义务^④。至1939年9月8日,法国当局通过一份文件,正式确定了徐家汇地区的军管体制。在这份文件中,法国当局规定,法国驻上海军事当局为该区域内唯一行政管理机关,最高长官为法国远征军军事长官,这一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法国当局对徐家汇地区军事统治正式确立^⑤。

军事区建立之初,徐家汇地区的人口有限。由于担心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原本居住在这一地区的3万居民中的大部分人纷纷选择逃离。除去在交通大学安全区内避难的难民外,区内的居民只剩下五六千人。工商业者也纷纷离去,据1937年底的调查数据显示,此时区内只剩下工厂、小作坊及各类商店157家^⑥。

① 日法间就徐家汇地区占领问题所达成的是口头协议,因此没有文字材料存在。但法军驻上海部队的许多原始档案中都证明了这一口头协议的存在。如在一份备忘录中,法国军事当局要求日本当局严格执行“佩勒蒂埃中校(Lieutenant-colonel Perretier)与冈中校(Lieutenant-colonel Oka)之间关于虹桥地区的协议”。见“*Aide-memoire visite du lieutenant bouvet à la gendarmerie japonaise (le 25 avril 1938 à 17 heures)*”, MAEN; 635PO/A/84。另可参看《法防军撤离徐家汇日伪昨晨侵入 日又声明不欲侵法租界 法捕房实力足维持治安》,《申报》1940年6月26日。

② “邹曾江”为音译。

③ “*L'inspecteur Cazaux à Monsieur Le chef de la garde P.I. suite au rapport du 8 décembre 1937 (le 10 décembre 1937)*”, MAEN; 635PO/A/84.

④ “*Consignes relatives à la garde et à la police de la zone extre-concession de Zikawei et Hungjiao (le 29 avril 1938)*”, MAEN; 635PO/A/84.

⑤ “*Administration de la Zone Militaire de Hungjao-Zikawei, en ce qui concerne les constructions et les établissements classés (le 8 septembre 1939)*”, MAEN; 635PO/A/84.

⑥ 这一数据来自警方对海格路和徐镇路商业的统计。见“*Nombre total des Divers commerces de l'Av Haig (côte ouest) (le 10 décembre 1937)*”, “*Nombre total des Divers commerces de Zi tseng lou (le 10 décembre 1937)*”, MAEN; 635PO/A/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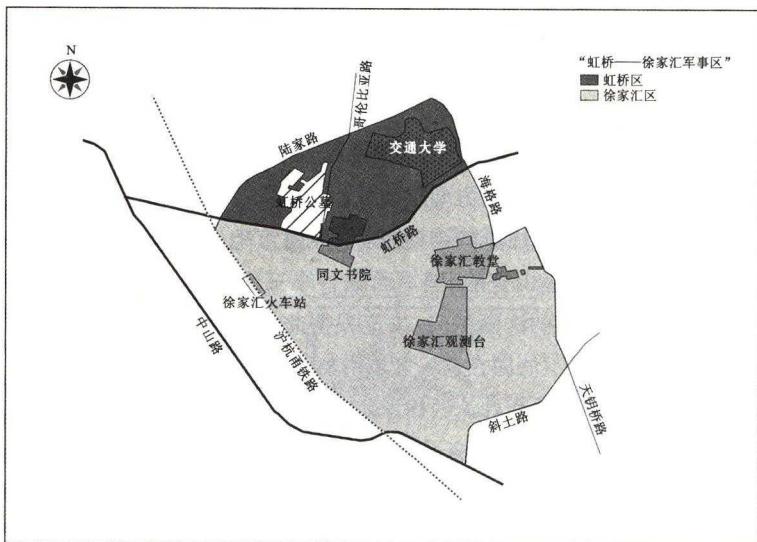


图2 “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的范围

资料来源：地图“Shanghai-Zikawei(1938)”，S.H.D.：11H65。

称10月30日，法军将进入徐家汇地区，拟在土山湾建立一个哨所。总领事希望俞市长将这一计划通报中国军事当局，以避免一切法军行动可能引发的误会^①。一天后，总领事收到回电，对于法军进驻徐家汇的事实，俞鸿钧既未表示认可，也未提出抗议，只是模棱两可地表示“我已经把您的电文内容转告中国军事当局。”^②由此可见，对于法军对徐家汇地区的占领，中国当局持默认态度。

另一方面，对于法国军事当局“抢夺胜利果实”的做法，日军也无能为力。面对法国当局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日军没有任何准备。但他们并不愿在与中国作战的同时，再与其他列强发生冲突^③。因此，通过法军佩勒蒂埃(Perretier)中校与冈(Oka)中校达成的口头协议，承认由法军占领徐家汇的事实。作为回

^①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致俞鸿钧市长的信件”(Shanghai, October 28, 1937), MAEN: 635PO/A/90。

^② “俞鸿钧市长的给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回电”(Shanghai, October 29, 1937), MAEN: 635PO/A/90。

^③ 见 Frederic E Wakeman,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p.2。

报,法军则允许日军在地处占领区内的交通大学设立一个宪兵队分驻所^①。

军事区建立之初,法国当局对如何治理这一地区进行过认真考虑。接受了长期生活于此的特图(Teteux)神父的建议,当局准备物色一位地方士绅出面组织一个“自治委员会”,以协助征税和处理日常事务。在神父的推荐下,一名叫做“邹曾江”(Tseu zeng zhang)的地方精英进入了当局的视野^②。法国军事当局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计划。邹表示愿意提供服务,但不愿意出面组织“自治委员会”,因为这会将他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此时中国政府还继续存在^③。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承担这项的工作,所以该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军管的状态。

1938年4月29日,法国当局正式确定了军事区的范围,以及军队、警察在区内的权力与义务^④。至1939年9月8日,法国当局通过一份文件,正式确定了徐家汇地区的军管体制。在这份文件中,法国当局规定,法国驻上海军事当局为该区域内唯一行政管理机关,最高长官为法国远征军军事长官,这一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法国当局对徐家汇地区军事统治正式确立^⑤。

军事区建立之初,徐家汇地区的人口有限。由于担心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原本居住在这一地区的3万居民中的大部分人纷纷选择逃离。除去在交通大学安全区内避难的难民外,区内的居民只剩下五六千人。工商业者也纷纷离去,据1937年底的调查数据显示,此时区内只剩下工厂、小作坊及各类商店157家^⑥。

① 日法间就徐家汇地区占领问题所达成的是口头协议,因此没有文字材料存在。但法军驻上海部队的许多原始档案中都证明了这一口头协议的存在。如在一份备忘录中,法国军事当局要求日本当局严格执行“佩勒蒂埃中校(Lieutenant-colonel Perretier)与冈中校(Lieutenant-colonel Oka)之间关于虹桥地区的协议”。见“*Aide-memoire visite du lieutenant bouvet à la gendarmerie japonaise (le 25 avril 1938 à 17 heures)*”, MAEN: 635PO/A/84。另可参看《法防军撤离徐家汇日伪昨晨侵入 日又声明不欲侵法租界法捕房实力足维持治安》,《申报》1940年6月26日。

② “邹曾江”为音译。

③ “*L'inspecteur Cazaux à Monsieur Le chef de la garde P.I. suite au rapport du 8 décembre 1937 (le 10 décembre 1937)*”, MAEN: 635PO/A/84.

④ “*Consignes relatives à la garde et à la police de la zone extre-concession de Zikawei et Hungjiao (le 29 avril 1938)*”, MAEN: 635PO/A/84.

⑤ “*Administration de la Zone Militaire de Hungjiao-Zikawei, en ce qui concerne les constructions et les établissements classés (le 8 septembre 1939)*”, MAEN: 635PO/A/84.

⑥ 这一数据来自警方对海格路和徐镇路商业的统计。见“*Nombre total des Divers commerces de l'Av Haig (côte ouest) (le 10 décembre 1937)*”, “*Nombre total des Divers commerces de Zi tseng lou (le 10 décembre 1937)*”, MAEN: 635PO/A/84。

在空间上,法国当局将该区划分为两个部分:北部的“虹桥区”和南部的“徐家汇区”。在虹桥区,由于日本宪兵队进驻交通大学,所以区内允许日本军人和“大道政府”警察有条件出入。但在南部徐家汇区,由于这里是法国产业的聚集地,而且没有设置任何日本机构,所以不允许任何日本军事人员或中国傀儡警察进入,除非获得法军当局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并且需要法方警察陪同①。

处于战争状态下的“虹桥——徐家汇军事区”地位十分敏感特殊,法国当局也无法对它未来做出准确计划,这一不确定性在名称的选择上得以体现。在各种文件中,常常可以看到对于这一区域的不同称呼,如“西区”、“越界筑路区”、“军事区”等。直到1939年才正式确定名称为“虹桥——徐家汇军事区”。②

1940年6月,抗日战争进入第三年。日本军事当局以上海难民大部分已经被疏散到外地,徐家汇已无难民,加之日本扶植的上海傀儡政权已经建立为由,要求法军撤离徐家汇地区,并将管辖权移交上海地方政府。在欧洲,由于法国在与德国的战争中战败,严重削弱了它在远东的实力③。所以,处于内忧外患之下法国驻沪当局,不得放弃“虹桥——徐家汇军事区”,退入法租界以求自保。《申报》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欧战之不祥结果,使法人对于远东之态度,无暇兼筹并顾,在此法人纷纷以经济及人力支持祖国,不遗余力,因此本埠法租界之管理及保卫问题,遂日趋严重,此种新形势之发生,致使法当局将徐家汇区实行‘移交’日方。”④法军于1940年6月25日清晨撤离虹桥徐家汇军事区,将这一区域的管辖权移交由傅筱庵掌控的上海傀儡政府⑤。

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法国当局为何要设立徐家汇军事区?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大量教会产业聚集徐家汇,这一地区被法国视为特殊利益区。事实上,自上海开埠以来,每逢饥荒和战争发生,法国当局总会介入徐家汇地区,执行武装保卫任务⑥。在法国驻沪方军的防御计划

① “Consignes relatives à la garde et à la police de la zone extre-concession de Zikawei et Hungjao (le 29 avril 1938)”, MAEN: 635PO/A/84.

② 在中文文献中,这一区域被称作“教民区”、“难民区”。

③ 见《日伪侵入徐家汇镇 法租界安静如恒 难民区居民昨稍有迁移 沪郊日军防务异常空虚》,《申报》1940年6月24日;《法防军撤离徐家汇日伪昨晨侵入 日又声明不欲侵法租界 法捕房实力足维持治安》,《申报》1940年6月26日。

④ 《法日成立协议 法租界维现状 欧仁表示各不作有损对方行动》,《申报》1940年7月5日。

⑤ “为呈报警察总队在接受教民区内布置防务情形仰祈鉴核备查为由”等文件,见上海档案馆R1-3-101,第50—58页。

⑥ 见J.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pp.169—170; Charles B. Maybon and Jean Fredet,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 pp.195—196。

中，徐家汇区一直是防卫的一个重点。至迟在1931年的法军防卫计划中，可以看到关于徐家汇区的防卫要求和办法^①。在此后法军的年度防御计划中，都可以见到关于徐家汇地区的防预案^②。由此可见，派兵进入徐家汇，并非一个临时决定。其次，出于法租界整体防御的需要。由于法租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对外防御上享有很多便利。法租界东临黄浦江，北面与公共租界为邻，南侧凭借肇家浜与华界隔离^③。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后，租界东南侧随着“饶神父安全区”的设立，^④也构筑起一道屏障。比较而言，只有租界西面缺乏必要的防御纵深。因此，只要法军进驻徐家汇，就可以为法租界的安全，建构起一个缓冲地带。这一需求，在法租界当局目睹了公共租界东区和北区陷入战火后，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法军进驻徐家汇，《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The Jacquinot Safe Zone: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一书的作者在书中披露：淞沪抗战期间，日军曾与法租界当局商讨借道法租界与借用法租界码头一事，均遭拒绝。日本领事于是威胁，日军将根据驻扎南市的法军的动向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法国当局因此受到震动，立即派兵占领徐家汇地区，构筑军事防御^⑤。这一解释显然与档案中的记录存在较大出入。

三、法国当局对军事区的管理

警察系统是法国军事当局对“虹桥——徐家汇军事区”实施管理的主要工具。此外，1939年初建立的独立行政办公室，也是法国当局治理军事区的重要机关，一切诸如市政建设、卫生防疫、商业开发及各种调查活动，都依赖并围绕着以上两个系统而展开。

由于处于军管状态，军事区内没有设立民事行政组织，警察成为法国当局治理军事区最主要的工具。正如一份内部报告所写道：“法国军事当局是军事

①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Défense de Shanghai: 1931—1939,” n.d., S.H.D.: 11H59.

② 见“Plan de Défense de La Concession de Shanghai: lème Partie-Édition Décembre 1935,” n.d., S.H.D.: 11H59; “Plan de Défense de Shanghai,” 1939, S.H.D.: 11H65; “Shanghai-Force de Police-Plan de Défense,” 1940, S.H.D.: 11H65.

③ 郑祖安：《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史林》2002年第4期。

④ Ristaino Marcia R, *The Jacquinot Safe Zone: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5.

⑤ Ibid., p.73.

在空间上,法国当局将该区划分为两个部分:北部的“虹桥区”和南部的“徐家汇区”。在虹桥区,由于日本宪兵队进驻交通大学,所以区内允许日本军人和“大道政府”警察有条件出入。但在南部徐家汇区,由于这里是法国产业的聚集地,而且没有设置任何日本机构,所以不允许任何日本军事人员或中国傀儡警察进入,除非获得法军当局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并且需要法方警察陪同^①。

处于战争状态下的“虹桥——徐家汇军事区”地位十分敏感特殊,法国当局也无法对它未来做出准确计划,这一不确定性在名称的选择上得以体现。在各种文件中,常常可以看到对于这一区域的不同称呼,如“西区”、“越界筑路区”、“军事区”等。直到1939年才正式确定名称为“虹桥——徐家汇军事区”。^②

1940年6月,抗日战争进入第三年。日本军事当局以上海难民大部分已经被疏散到外地,徐家汇已无难民,加之日本扶植的上海傀儡政权已经建立为由,要求法军撤离徐家汇地区,并将管辖权移交上海地方政府。在欧洲,由于法国在与德国的战争中战败,严重削弱了它在远东的实力^③。所以,处于内忧外患之下法国驻沪当局,不得放弃“虹桥——徐家汇军事区”,退入法租界以求自保。《申报》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欧战之不祥结果,使法人对于远东之态度,无暇兼筹并顾,在此法人纷纷以经济及人力支持祖国,不遗余力,因此本埠法租界之管理及保卫问题,遂日趋严重,此种新形势之发生,致使法当局将徐家汇区实行‘移交’日方。”^④法军于1940年6月25日清晨撤离虹桥徐家汇军事区,将这一区域的管辖权移交由傅筱庵掌控的上海傀儡政府^⑤。

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法国当局为何要设立徐家汇军事区?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大量教会产业聚集徐家汇,这一地区被法国视为特殊利益区。事实上,自上海开埠以来,每逢饥荒和战争发生,法国当局总会介入徐家汇地区,执行武装保卫任务^⑥。在法国驻沪方军的防御计划

① “Consignes relatives à la garde et à la police de la zone extre-concession de Zikawei et Hungjao (le 29 avril 1938)”, MAEN: 635PO/A/84.

② 在中文文献中,这一区域被称作“教民区”、“难民区”。

③ 见《日伪侵入徐家汇镇 法租界安静如恒 难民区居民昨稍有迁移 沪郊日军防务异常空虚》,《申报》1940年6月24日;《法防军撤离徐家汇日伪昨晨侵入 日又声明不欲侵法租界 法捕房实力足维持治安》,《申报》1940年6月26日。

④ 《法日成立协议 法租界维现状 欧仁表示各不作有损对方行动》,《申报》1940年7月5日。

⑤ “为呈报警察总队在接受教民区内布置防务情形仰祈鉴核备查为由”等文件,见上海档案馆藏R1-3-101,第50—58页。

⑥ 见J.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pp.169—170; Charles B. Maybon and Jean Fredet,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 pp.195—196。

中,徐家汇区一直是防卫的一个重点。至迟在1931年的法军防卫计划中,可以看到关于徐家汇区的防卫要求和办法^①。在此后法军的年度防御计划中,都可以见到关于徐家汇地区的防预案^②。由此可见,派兵进入徐家汇,并非一个临时决定。其次,出于法租界整体防御的需要。由于法租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对外防御上享有很多便利。法租界东临黄浦江,北面与公共租界为邻,南侧凭借肇家浜与华界隔离^③。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后,租界东南侧随着“饶神父安全区”的设立,^④也构筑起一道屏障。比较而言,只有租界西面缺乏必要的防御纵深。因此,只要法军进驻徐家汇,就可以为法租界的安全,建构起一个缓冲地带。这一需求,在法租界当局目睹了公共租界东区和北区陷入战火后,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法军进驻徐家汇,《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The Jacquinot Safe Zone: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一书的作者在书中披露:淞沪抗战期间,日军曾与法租界当局商讨借道法租界与借用法租界码头一事,均遭拒绝。日本领事于是威胁,日军将根据驻扎南市的法军的动向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法国当局因此受到震动,立即派兵占领徐家汇地区,构筑军事防御^⑤。这一解释显然与档案中的记录存在较大出入。

三、法国当局对军事区的管理

警察系统是法国军事当局对“虹桥——徐家汇军事区”实施管理的主要工具。此外,1939年初建立的独立行政办公室,也是法国当局治理军事区的重要机关,一切诸如市政建设、卫生防疫、商业开发及各种调查活动,都依赖并围绕着以上两个系统而展开。

由于处于军管状态,军事区内没有设立民事行政组织,警察成为法国当局治理军事区最主要的工具。正如一份内部报告所写道:“法国军事当局是军事

①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Défense de Shanghai; 1931—1939,” n.d., S.H.D.: 11H59.

② 见“Plan de Défense de La Concession de Shanghai: lème Partie—Édition Décembre 1935,” n.d., S.H.D.: 11H59; “Plan de Défense de Shanghai,” 1939, S.H.D.: 11H65; “Shanghai-Force de Police-Plan de Défense,” 1940, S.H.D.: 11H65.

③ 郑祖安:《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史林》2002年第4期。

④ Ristaino Marcia R, *The Jacquinot Safe Zone: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5.

⑤ Ibid., p.73.

区内唯一的行政当局,它的一切决议都依靠军事警察来实施。”^①警察机构同时也是当局在区内建立的第一个组织。1937年11月,十几名法租界警察在法军完成进驻后,便进入徐家汇地区开始执行任务。他们的工作十分繁重,首要任务是打击犯罪,维护区内的治安。同时,还必须防止中国游击队和日本及其傀儡政府的间谍在区内活动。除此而外,警察还必须负责区内的信息搜集、商业调查和人口统计。除此而外,在特殊的时期,他们还必须保护区内日本人的安全^②。法军也是区内维护治安的重要力量,但他们的任务是防止日军或者傀儡政府的势力入侵。

军事区建立之初,区内的警察人数十分有限,仅有1名法籍警长,1名法籍副警长,12名俄捕及14名华捕,共计28人,领导人为法籍警长卡佐(Cazaux),他们的治安巡逻时间每天长达12小时。由于警力不足,所以他们的工作负担相当沉重。因此,在1938年5月,当局提出了一个警员补充计划,决定除法籍人员不变外,再补充18名俄捕和1名翻译。增加1名俄籍警长,1名中国警长,2名副警长和42名警员,1名翻译,2名警探。至1939年底,军事区内的警察人数共计达94人^③。警察最开始在区内也没有固定的驻所,后来在慈佑路77号建立了巡捕房^④。这一巡捕房被称作徐家汇捕房或难民捕房^⑤。

随着区内居民的增加以及工商业的恢复,军事当局为了强化对该区的管理,在1939年2月设立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办公室。这一办公室容纳了此前已经设立的税收机关,并增设了“分类营业”和“建筑审批”等两个分支机构,负责区内一切收税征缴、建筑许可、土地开发和商业经营许可证的评估发放工作。通过警察机构与行政办公室的合作,军事当局得以对区内的工商业和建筑活动进行管理,并执行当局为军事区制定的发展规划^⑥。

税收是法国当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方面与执政理念有关,法国当局一直坚持权利和义务应该对等的原则。他们认为如果法军为区内的居民提

^{①⑥} “Administration de la Zone Militaire de Hungjao-Zikawei, en ce qui concerne les constructions et les établissements classés (le 8 septembre 1939)”, MAEN: 635PO/A/84.

^② 见“Télégramme Ambassadeur Hongkong à l’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le 19 avril 1938)”, MAEN: 635PO/A/84.

^③ 见“Inspecteur Cazaux au commandant de la zone militaire de Zikawei”(Changhai, le 30 avril, 1940), S.H.D.: 11H65.

^④ 原“徐家汇警察所法华镇派出所”和“徐家汇警察所海格路派出所”,在抗战爆发前设于法华镇路525号,“法华禅寺”内。《法华访古记》,见《上海研究资料续编》,第12—13页。

^⑤ 见《日伪侵入徐家汇镇 法租界安静如恒 难民区居民昨稍有迁移 沪郊日军防务异常空虚》。

供公共服务,居民就有义务向军事当局纳税①。当局还认为,为了改善区内的公共设施和道路条件,在区内开征税收也是势在必行的②。另一方面也由于维持军事区的存在,增加了租界当局的财政负担③。军事区建立一个月以后,当局便开始研究在区内征收赋税的可能性和税率问题。为此,他们专门调查了该区战前的税率和征收办法并与徐家汇教区的神父讨论了税率的问题④。

经过了长期的调查与考虑,当局在1938年7月开始正式征税。这不仅是减轻当局财政负担的一个手段,同时也展现了法国当局对于这一地区控制的强化。促使当局开始征税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公共租界沪西地区的“沪西商业联合会”,决定向公共租界设在曹家渡的税务机构纳税,条件是租界当局为他们提供安全保护。在这样的逻辑下,法国当局认为他们也有权力在徐家汇军事区内征税,因为在过去的8个月中,法国的军队和警察为区内的居民提供了安全保护⑤。尽管当局对于税收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但由于战争,区内的居民大量逃离,工厂、商业机构也所剩无几,所以税收收入一直有限。从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总共征得税款63 296.13元,而同期的当局的日常开支却为107 159.37元。赤字达43 864.14元⑥。

任何人或机构打算在军事区内建造房屋或兴办工商业机构,必须首先得到警察的许可。在收到申请后,军事区警察会对相关申请进行调查与审核,这一过程完成后,警察将全部文件和相关许可证及附有军事区最高军事长官签名的

① 法国当局进入徐家汇地区之初,仍有少部分由南市地区退入徐家汇地区的中国警察对区内居民征税。法国当局与这批警察的负责人联系后,告诉他们“我们不承认你们在区内开征的任何税收,因为现在上海已经不存在任何中国市政当局,你们也无法为区内的居民提供警察服务,区内的居民也无法享受任何市政服务。”随后便把这批中国警察遣散了。见“L'inspecteur Cazaux à Monsieur Le chef de la garde P.I suite au rapport du 8 décembre 1937(le 8 décembre 1937)”, MAEN; 635PO/A/84。

② 《法国当局考虑在徐家汇地区征税》,《商报》1937年12月11日,见法文翻译件“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percevront des impôts et des taxes sur le village de Zikawei”, MAEN; 635PO/A/89。

③ “M.P. Auge, Consul de France, Gerant le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Shanghai, à Monsieur le Colonel Perrier, Commandant d'Armes de la Garnison de Shanghai(le 19 mai 1938)”, MAEN; 635PO/A/84.

④ “L'inspecteur Cazaux à Monsieur Le chef de la garde P.I suite au rapport du 8 décembre 1937(le 8 décembre 1937)”, MAEN; 635PO/A/84.

⑤ “Paiement de l'impôt locatif perçu à Zaokadou par le Conseil Municipal de la Concession Internationale(le 5 juillet 1938)”, MAEN; 635PO/A/84.

⑥ 见“Finances de la Zone Militaire Hungjiao-Zikawei (le 9 septembre 1939)”, MAEN; 635PO/A/84.

授权信,提交分类营业或建筑审批机关。此后,分类营业或建筑审批机关会继续审核相关材料,决定是否发放相关许可证^①。

至 1939 年末,共有 791 份开办商业企业的申请,通过了警务、消防、卫生及工务机构的审核,获得了批准,另有 34 份申请被驳回。此外,有 152 份小型建筑工程的申请获得了建筑许可证,216 项中式民居的建筑申请和 130 份工业建筑申请也获得了批准^②。

四、法国当局在军事区的开发与公共服务

尽管法国当局强调对于徐家汇地区只是临时性的军事占领,而且对于未来能否继续治理这一地区也毫无把握,但在 1937 年至 1940 年近 3 年的时间内,通过法国领事馆和公董局,法国当局在徐家汇地区仍然开展了许多救济难民,维护秩序和恢复经济的有益工作。

虽然只是军事占领,但法国当局对于区内的开发并非毫无计划。延续了在法租界的做法,当局通过前期的大量调查与评估,在 1939 年 9 月为军事区制定了一个发展规划。尽管不是一份详尽的计划书,但在这份规划图内,仍清晰地反映了当局对于区内开发与建设的基本思路:军事区北面陆家路附近地区被留作建筑西式房屋之用,当局决定将陆家路附近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欧式街区;西面以沪杭铁路为界,一直向南至西南角的地区留作工业用途。东南面原为徐家汇教堂、圣母院、土山湾孤儿院等宗教场所在之地,仍留作宗教用途。区内其余土地作为中国人的居住区以及手工业的用地。

这一规划并非一纸空文。正如前文所言,法国当局规定,区内无论是创办工厂、兴办商业还是购地造屋,都必须前往分类营业和建筑许可两大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批通过并缴纳相应税收后,开业或建筑活动才能展开。凡是土地用途或经营类别与规划相冲突的申请都会被驳回。通过以上两大管理机构,法国当局引导了区内土地的开发与利用^③。除了通过制定发展规划,管控军事区的开发以外,法国当局还斥资在区内购买土地。1938 年 10 月,法国当局买入了 5 块位于陆家路以南、哥伦比亚路以西地段的土地,面积共计 13.4

①② “Inspecteur Cazaux au commandant de la zone militaire de Zikawei”(Changai, le 30 avril, 1940), S.H.D.: 11H65.

③ “Services des établissements classés-Etat actuel(le 7 septembre 1939)”, MAEN: 635PO/A/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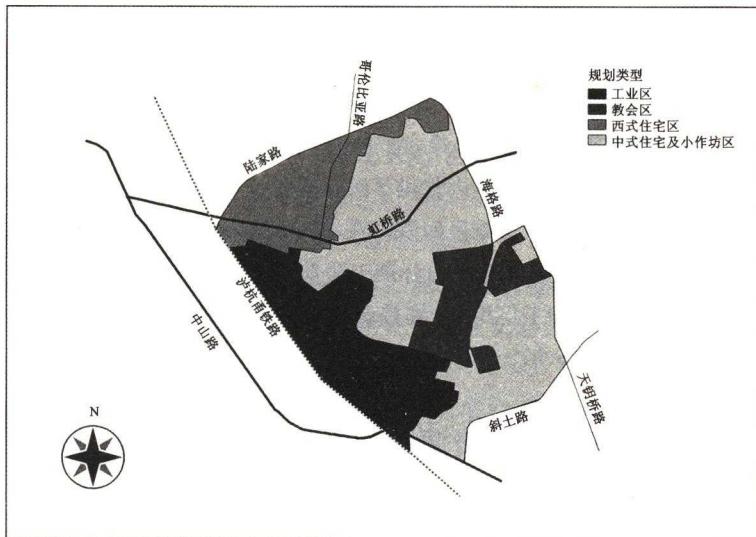


图3 虹桥——徐家汇军事区规划示意图①

资料来源：Note de service (le 11 mai 1939) 附图，见 MAEN: 635PO/A/84。

亩，总共花费 89 410.92 元②。

重订税则，开辟市场并建立市场秩序，是法国当局在进入军事区之初就打算进行的商业整理工作。如前所述，早在 1937 年底法国当局便开始研究区内的税率问题。他们认为不能将租界内的税率直接用于徐家汇地区，必须重新制定税则。所以在参考此前中国当局税率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征税原则③。到 1938 年 7 月开始正式征税时，设定税种 3 个大项：军事税、工商业税和营业执照、建筑许可证税，共计 20 个小项④。军事当局还计划将海格路两侧开辟为菜市，以便于食品和生活必须品的交易，并对市场交易时间做出规定⑤。通过以

① 根据“Note de service (le 11 mai 1939)”中的附图，见 MAEN: 635PO/A/84，及《上海市行号路图录》(1946 年)复原。

② “(Rapport à) Monsieur le Directeur Général (le 21 octobre 1939)”，MAEN: 635PO/A/84。

③ “L'inspecteur Cazaux à Monsieur Le chef de la garde P.I. suite au rapport du 8 décembre 1937 (le 8 décembre 1937)”，MAEN: 635PO/A/84。

④ “(Rapport à) Monsieur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s services Municipaux (le 8 septembre 1939)”，MAEN: 635PO/A/84。

⑤ “L'inspecteur Cazaux à Monsieur Le chef de la garde P.I. suite au rapport du 8 décembre 1937 (le 10 décembre 1937)”，MAEN: 635PO/A/84。

上措施,到1939年9月区内的工商业机构已经恢复到690家左右。透过一篇《申报》的报道,可以发现此时徐家汇地区的工商业已经得到很大恢复,衣食住行都较为便利,所以被视为难民的“世外桃源”。军事区内的房租也因此而上涨^①。至1939年底至1940年初,徐家汇区已容纳了约5万人^②。

除此而外,军事当局还为区内提供了医疗服务。在法军进驻徐家汇地区不久,就以军医为主建立了一所难民医院。在1938年11月,该医院就收治了132名病人^③。此外,军事当局还在区内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仅1939年,军事当局在区内的难民营、学校和工厂等地,实施天花疫苗注射33 457例,霍乱疫苗注射90 290例^④。至1939年9月,军事当局已在医疗事业上花费11 073.33元^⑤。

五、法国当局在军事区扮演的角色

法国当局在徐家汇地区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它一方面必须维持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占领,但另一方面又无法为这种占领提供合法性依据。同时,它还担心对徐家汇的控制会过度刺激受日本暗中支持的收回租界运动,以致影响到法国当局对于法租界的控制,所以当局在行动时非常谨慎。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法军占领徐家汇,相关各方反应不一。中国政府没有反对法军进驻徐家汇,对于法国当局遣散区内中国警察的做法也没有表示反对。并且在1938年以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名义向法国大使那齐亚汇去5万元,作为法国当局救济难民的经费^⑥。公共租界当局也没有反对法国当局的做法。尽管两者因陆家路分界地区的警权产生过一些龃龉,通过沟通这一矛盾很快得以解决^⑦。

① 怡怡馆主:《徐家汇的“衣食住行”》,《申报》1938年11月24日。关于“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的报道还可参看《徐家汇难民区见闻录》,《大美周报》1940年6月30日。

② S.H.D.: 11H65.

③ “Rapport de la Zône du 24 au 25 Novembre 1937”, MAEN: 635PO/A/84.

④ 《打防疫针 医生被殴》,《申报》1939年7月25日。

⑤ “Dépenses Z.M.(le 9 septembre 1939)”, MAEN: 635PO/A/84.

⑥ 《振委会专设机关 负责救济难民 暂划五区派员分驻办理 孔祥熙拨款救济沪难民》,《申报》1938年5月11日。

⑦ “Aide-memoire visite du lieutenant Bouvet au Lieutenant Pender Cudlip officier de liaison des Force Britanniques le 22 Juin à 9heures”, MAEN: 635PO/A/84; “L'inspecteur Cazaux à Monsieur Le chef de la garde P.I.suite au rapport du 8 décembre 1937(le 8 décembre 1937)”, MAEN: 635PO/A/84.

反应最为激烈当属日本当局，其对于法军“抢夺胜利果实”的做法十分不满，试图通过与法国军方展开协商和不断在区内制造事端，造成日本势力在区内存在的事实，以达到最终控制徐家汇地区的目的。最典型的事例是，日本军事当局以日本建在陆家路附近的“同文书院”在战争中被毁为由，要求法军让出不远处的交通大学作为学生复课之用^①。面对日军不断提出的法军退出徐家汇地区的要求，法国当局只能以保护难民，巡视边界以防止有可能威胁租界安全的游击队进入租界，保护法国在徐家汇地区利益，直至上海局势恢复和平作为回应。对于日本的某些要求，如同文书院在交通大学复课等要求也进行妥协。

法国当局为了防止军事区模糊的地位，可能对法租界造成的牵连，对两者进行了严格的切割。例如，军事区管理机构形成的一切文件，无论对内对外，不得出现“法租界”或“公董局”字样，公董局职员的署名也不能出现在这些文件上。一切进入军事区工作的公董局职员必须同军事警察所佩戴的一样，佩戴三色袖章。他们在军事长官的名义下行动，接受军事长官的调遣，而不再是民事官员。他们的薪资具有独立的预算，不再计入公董局的预算内^②。法国当局在一切关于徐家汇军事区的问题上都小心翼翼，目的在于在局势变得十分糟糕的时候，当局可以将徐家汇作为与日本当局谈判的筹码，甚至可以将它交给日军当局，而保全对法租界的控制以及法国在远东的利益。后来事态的发展的确证明了这一点^③。

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法国当局有没有打算将徐家汇地区并入法租界，或在战后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以徐家汇为筹码，获取更多的利益。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对于这一问题，很难得到确定的答案。但如果考虑到此前法租界历次的扩界的经验，以及法国当局对于军事区精心的规划，和在区内购买土地的种种做法，很难不令人联想法国当局在上海地区具有新的领土要求，至少

① 《敌强占沪交大 难民悉被移出》，《申报》1938年3月12日；《雀巢鸠占 敌同文书院决迁入交大》，《申报》1938年3月25日。

② “Administration de la Zone Militaire de Hungjao-Zikawei, en ce qui concerne les constructions et les établissements classés (le 8 septembre 1939)”, MAEN: 635PO/A/84.

③ 英文《大美晚报》云、今日(四日)闻诸负责方面，上海日军当局已向本市法当局保证维持上海法租界之完整及该区之现状，此项妥协，乃法日当局上周谈妥影响本市局势之事件时商定者。今晨日官方对于此事，虽拒不发言，惟驻沪法总领事欧仁表示，双方当局已获此谅解。据称：“吾人同意各不作有损对方之任何行动，此乃日当局与吾人间之君子协定。”《法日成立协议 法租界维现状 欧仁表示各不作有损对方行动》，《申报》1940年7月5日。

希望在战后获得更多的利益。然而,法国当局的一切考虑,都因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为泡影。

六、尾声:“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的解体

1940年5月1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发法国战役,德军发动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军事行动。6月5日德军开始执行“红色行动”,从法军侧翼包围马其诺防线守军,并南下攻入法国腹地。在战争呈一面倒之势时,意大利也在6月10日向法国宣战。法国政府被迫迁至波尔多,巴黎变为不设防城市,6月14日落入德军之手。法国新任总理菲利普·贝当于6月17日发表停战宣言,并与德国签署停战协定。此时身处远东战场的日本军事当局,见法国大势已去,也计划借助这一时机,一举解决拖延已久的“虹桥——徐家汇军事区”问题。

6月19日夜,驻华法军司令埃索捷(Eissautier),收到一份绝密情报,称上海华界的傀儡警察在日本宪兵队的支持下,准备在近期对法国警察发起挑衅行动。他迅速将这一情报转交法租界警务处处长法布尔。第二天,后者送来两份调查报告。在第一份报告中,法布尔称傀儡警察已经收到命令,将对法国警察采取挑衅行动,重点是军事区内的警察。第二份报告则详细介绍了事情的经过:6月19日在法租界祁齐路对面的华界地区和军事区内的法华镇,有两场关于劳工运动的集会。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军官和傀儡警察官员在军事区内的交通大学召开会议。会议的重点并不是如何处置两起集会事件,而是集中在傀儡警察在可能发生的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会议决定,在事件处置过程中,一旦与法国警察发生冲突,就要尽量扩大事态,同时还要求傀儡警察要敢于与法国警察冲突。法布尔在报告中建议埃索捷与日本宪兵队三浦司令接触,试探日军的打算。

6月21日埃索捷与三浦进行了会晤。三浦因曾在法国受训,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暗示上海日军司令已无法抑制那些高级军官要求占领徐家汇的要求。他声称形势已经十分严重,并且要法军引起重视。陪同埃索捷会见三浦的弗勒朗(Fleurant)司令认为三浦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他说:“从1937年到现在徐家汇区的警察与日本宪兵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三浦说:“是的,但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天下午,三浦造访了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并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文件的内容除了声称要收回法租界外,并在第九条明确写道:“在法租界外的法国军事驻防区内,日本宪兵将不再服从法军的任何限制。”

第二天，三浦回访了埃索捷。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三个小时。三浦一开始指出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可以证明日法军事当局间存在任何口头协议。他要求法军放弃军事区。埃索捷尝试把日军自由出入的区域限定在陆家路、虹桥路和哥伦比亚路等军事区的虹桥区的主要街道。但遭到三浦的拒绝。埃索捷再次妥协，表示愿将自由出入的区域扩大到整个虹桥区，但三浦始终坚持要控制整个军事区。此后，埃索捷还尝试保留法军继续驻扎的权利和对区内中国公民的管理权，或参照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的模式，让法国警察与日本宪兵在区内合作。但都遭到了三浦的拒绝。

埃索捷告诉三浦：“我们离达成协议还有很长的距离，如果您一直坚持谈话一开始就持有的那些观点。”三浦回答：“我和弗勒朗司令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但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朋友，事态已经很严重了。两个问题阻碍着日法间的友谊：一是印度支那地区的武器走私活动；另一个就是徐家汇军事区的存在。我们不想收回法租界，因为你们在这里已经经营了很久。但很多高级军官对你们不愿归还徐家汇区感到十分恼火。如果你们坚持保留徐家汇区，你们可能会失去得更多。”

此时埃索捷告诉三浦要向法国大使进行汇报，并向他承诺尽早让他知道大使的决定。此后弗勒朗司令，接待了长谷川司令的副手。他以一种礼貌的方式告知法军当局，长谷川司令已经决定将军事区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但他不愿意因此事件在日法两军建造成冲突。弗勒朗回答道，在过去三年日军与法军一直相处得很好，最近的改变是不是由于欧洲事件造成。这名副手回答道：“我们没有对法军有不满，但是现在的局势变了。”弗勒朗表示无权做出决定，他将这一消息直接汇报了法国驻华大使。

6月22日下午，一场行政会议在法国驻华使馆召开。法国驻华大使、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租界警务处处长及埃索捷本人出席会议。经过对形势的评估和交换意见，大使决定使徐家汇区回复到战前的状态，但日本当局必须答应三个条件：1.保障军事区内法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2.区内不得开设烟馆和赌场；3.军事区不得作为颠覆法租界的基地。日本当局完全接受了法方的条件，并以上海驻屯军司令长谷川正则的名义与法国军事当局签订了协议。^①1940年6月25日法国军警正式退出虹桥——徐家汇区，而这一天正好也是法德停战协议

^① 关于法国军事当局放弃“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的详细过程，见 Eissautier 司令撰写的报告“Rapport relative au retour de la zone Hungjao-Zikawei à son statut antérieur”(le 2 juillet, 1940), Résumé de la zone Zikawei, (le 25 june, 1940), S.H.D. 11H65。

生效的日子。

七、余论

基于对档案史料的挖掘，本文重构了抗战时期上海“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的形成、发展和解体的全过程。这一研究不仅澄清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同时也为上海抗战史和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带来了某些启发。首先，战时上海历史的深刻性，复杂性超出了学界以往的认识。对这一区域的研究，使得史学工作者必须从空间和行政的视角，重新思考和审视广为国内史学界所认同的“孤岛”概念。另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在抗战的历史语境下，外国军事当局的角色与作用。从理论上而言，无论是日军还是法军，对上海华界领土的占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是非法的。但从客观作用和效果来看，被日军占领的闸北、南市和浦东等地区，与法军占领的徐家汇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前者历经战火和日军的掠夺后，基本变为一片废墟，经济社会生活久久不能恢复。而徐家汇地区在法国军事当局的治理与开发下，逐步演变为沪西地区一片难民生活的乐土。因此，外国殖民当局对华界地区的军事占领所带来的作用和意义，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一定都是消极和负面的。再次，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与欧洲战场看似遥远，事实上却紧密相连。从1937年末至1940年中，尽管日军当局与法国当局就虹桥徐家汇军事区问题上，多次发生龃龉与冲突，然而该区毕竟安全存在了两年零七个月。但法国在法德战争中的溃败，不仅迅速改变了欧战的局面也改变了远东的局势。法国在法德战争中的崩溃，即是造成“虹桥——徐家汇军事区”解体的直接原因。

（作者系法国里昂大学博士）